

我不信邪

何祚麻反伪科学
论战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何祚庥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10

(三思文库)

ISBN 7-5392-3330-3

I. 我… II. 何… III. 破除迷信—文集 IV. B9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1220 号

书 名：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

著 者：何祚庥

责任编辑：黄明雨 特约编辑：刘华杰

责任印制：万闰宝 封面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 8 号/330003）

印 刷 者：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330009）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2 字 数：25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2-3330-3/Z·77

定 价：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何祚麻，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八届和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籍安徽望江，1927年生于上海，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导师。

早年从事粒子理论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复合粒子场论等，并因此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而复合粒子场论是继承并发展前人成就的创新性的工作。近年来又转入宇宙论的研究。他的工作触及“粒子之小，宇宙之大”，在“最小”和“极大”间寻找联系和统一。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早在1956年即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研究。1961~1964年间，致力于科学方法论问题的研讨，其中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科学实验、抽象、假说、理论和实验等论述，引起了科技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其中《论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践标准》一文，是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较详细研究，并影响到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科学论文。在70~80年代，何

祚庥对中国古代元气学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指出元气说是一种以连续形态的物质来解释物质始原的学说，是近代科学中场的学说的滥觞，而且影响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就粒子的可分性、宇宙的无限性等哲学问题，撰写了许多论战性的哲学论文，批评了许多错误观点，尤为对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

近十年来，广泛关注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等，写过许多切中时弊的文章。还写了有关当代经济建设所应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许多文章。热情鼓吹发展高清晰度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浮列车、西南地区水电开发、由雅鲁藏布江调水于大西北、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等，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这一系列文章的特点在于，有论据、有数据，而又深入浅出地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因而引起普遍关注。近两年来，参加了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的研讨，呼吁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此外，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

著作有《从元气学说至粒子物理》、《伪科学曝光》（主编）等。

由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方面并在它们的结合上，均卓有成绩，因而被时人戏称为“两栖学者”。诗人张颢更概括为：“万物蕴理无尽时，功夫更在物理外。”

自序

有相当一些人对科技界的一些人如此热衷于揭露伪科学表示不理解，还有一些人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们，你们反对伪科学，有什么“来头”？

“来头”是有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决议。

从1994年到1999年，科技界所接到的来自中央正式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所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是，要“破除反科学、伪科学”。广大科技工作者正是在中央的直接号召下，而参加到“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中来的。

揭露伪科学好比“破案”。有一些伪科学活动的作伪是很容易识别的。但是要赃证俱获却不容易，要定案定罪也不容易，向社会公众解释清楚就更不容易。所以，反对伪科学要耗费很多时间；如果弄得不好，还要打名誉官司！问题是：伪科学的揭露，对于人们认识真科学并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可以说，科技界所以积极参加反对伪科学的活动，完全是因为要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

党中央国务院所制定的“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方针。自从本书作者参与这一工作以来，曾不断接到来自人民群众的信件，来自老朋友们的电话，对我给予了极

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也会接到一些讽刺、谩骂的来信或电话，但大多都匿去姓名。不过，也有一些是署名的批评，例如，李洪志就在悉尼会见中文媒体时说，“何祚庥这个人，是个科学痞子，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是个政治人物，……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科学家怎么能对这些事情（按：指反对伪科学）感兴趣呢？所以他不是科学家”。其实，我对法轮功的揭露，只做了点简短的谈话，写了点简短的文章，并赶不上对其他伪气功的揭露。但是，李洪志却对这种小小的揭露，隔海而大骂“科痞”，可见其“痞子习气”之深！

伪气功的发展有一个规律：开始是用一些科学的名词、术语，或科学的“理论”，或科学的“实验”，来神化外气，神化特异功能。逐渐地，这种“伪科学，真巫术”就要和各种各样的“神”沟通起来，会去制造各种各样的关于这种“神”的理论或学说，至于其目的，首先是骗钱，逐渐就要发展成为有组织地骗钱，骗大钱，这就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组织，从地方性的，直到全国性的，甚而是国际性的组织；有了经济基础，就进一步追求政治地位，或寻求政治保护伞，或干脆自己成立某种独立的组织——这就是邪教。法轮功就是由伪气功走向邪教的一个典型。

为什么法轮功在7年内，亦即由1992年到1999年会发展成为一个200多万人的庞大的非法组织？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宣传媒介中确实实际上奉行着所谓“人体科学、伪气功、伪科学问题”要“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的方针。法轮功正是打着这一旗号而猖狂地包围着各宣传媒体，法轮功也借用这一旗号指责出版总署，指责佛教协会，指责本文作者违背“三不”方针。

令人奇怪的是，法轮功可以大肆宣传他们的歪理邪说，但当别人略加批评，说了点不同意见，就要指责别人违背“三不”，然而却从来不说这是法轮功首先违背了“不宣传”的原则！

伪科学是科学肌体上的癌。癌症并不可怕，只是发现要早，动手术要早！

“姑息养奸，养痍为患”，现在是善良的人们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何祚麻

1999年8月23日

目 录

作者简介	(I)
自序	(III)

第一编 总 论

1. 我读懂了马克思，因而反对伪科学	(3)
2. 我为什么非要反对伪科学	(10)
3. 关于反伪科学的“来头”	(15)
4. “神功异能”研究与伪科学	(17)
5. 为什么要反伪科学	(22)
6. 伪气功非反不可	(27)
7. 伪科学活动的十种表现	(31)
8. 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	(34)
9. 专家、学者，特别是院士要带头抵制伪科学	(37)

第二编 案 例

10. “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	(43)
11. 预测“大师”陈林峰预测“业绩”补遗	(48)

12. 评一组甚不科学的“气功外气影响物质性质的科学实验”	(52)
13. 水能变成油吗	(58)
14. 为什么要公布《关于王洪成“膨化柴油”的验证方案》	(61)
15. 给哈工大校长和书记的信	(64)
附：关于王洪成“膨化柴油”的验证方案	(66)
16. 科技界应关注“邱氏鼠药”案审理进程	(69)
17. 关于“邱氏鼠药”案的评论	(71)
18. 胡万林现象和“眼见为实”	(73)
19. 再评柯云路与胡万林	(76)
20. 我们不愿接受这种馈赠	(79)
21. 对周林频谱仪夸大不实的宣传的发言	(82)
22. 对周林公司“严正声明”的三点说明	(84)
23. 关于“中功”活动情况的反映材料	(86)
24. 封建迷信借尸还魂两例	(90)
25. 是弘扬学术，还是借机敛财骗钱	(92)
附：“联合国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首届中国气功事业现状与未来高级研讨会” 赞助项目	(93)
26. 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	(97)
附 A：致《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的一封信 公开信	(99)
附 B：关于何祚麻“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一文发表后的情况反映	(101)
附 C：关于“法轮功”弟子来院的再次报告	(103)
27. 反对新的封建迷信，反对新的有神论	(105)

28. 认清法轮功的真相	(107)
29. 评法轮功	(112)

第三编 科学与社会

30. 科技人员必须自重自律	(115)
31. 非专业人员不要轻易利用舆论手段干预 学术问题	(120)
32. 科学要对社会负责	(123)
33. 论文署名应国际化、规范化	(130)
34. 这样的成果评审能帮助科学技术进步吗	(132)
35. 新闻单位要提倡科学, 反对伪科学	(134)
36. 法律应支持和保护科学, 反对伪科学	(138)
37. 科技界和企业界要联手打假	(140)
38. 寻求科学性与新闻性的统一	(142)
39. 评胡黎明博士论文抄袭一事	(146)
40. 文化艺术要讲究科学性	(147)
41. 一个值得文学艺术工作者关注的理论误区	(149)
42. 应当学一些“活”的知识	(153)
43. 关于《马家军调查》的对话	(154)

第四编 评 论

44. 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和伪气功	(169)
45. 反伪科学任重道远	(172)
46. 走出造神的闹剧	(175)
47. “打假”和“假打”	(179)

48. 坚持反对伪科学	(183)
49. 剥去伪科学的外衣	(185)
50. 实事求是辨	(188)
51. 高举科学大旗建设精神文明	(191)
52. “眼见为实”小议	(193)
53. 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195)
54. 营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文化氛围	(199)
55. 评所谓“地球要爆炸，人类要毁灭”的邪说	(204)
56. 读《读“纪昌学射”有感》有感	(208)
57. 我们要冷静地反思	(210)
58. 重提无神论	(213)
59. 分清“沙”与“金”	(215)
60. 科学与人文	(217)
61. 气功和伪气功	(219)
62. 有病找大夫，还是有病请鬼神	(223)
63. 关于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意见及建议	(225)
64. 关于依法打击封建迷信活动的政协会议发言	(228)
65. 关于转送举报张志祥材料的说明	(232)
66. 迷信图书与期刊泛滥状况值得重视	(234)
67. 为什么我们支持反对伪气功	(240)
68. 坚持不懈地反对伪科学和迷信	(243)
69. 我赞同用“癌”字来描写伪科学	(246)
70. 喜读《走火入魔面面观：气功出偏》	(248)
71. 司马兵到，心惊肉跳（A）	(250)
附：36 秒钟就能“治愈”一个病人？	(252)
72. 司马兵到，心惊肉跳（B）	(253)
73. 读《海灯神话》后	(256)

74. 如何判断真伪科学	(258)
--------------------	-------

第五编 理论探讨

75. 经验不等于实践	(263)
76. 高举科学旗帜	(279)
77. 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	(294)
78. 文化与科学	(298)
79. 要善于识别真伪	(307)
80. 揭露“人体特异功能”	(312)
81. 江湖行骗和科学作伪	(321)
82. 关于“伪科学”问题的一段有趣对话	(329)
83. 为什么在心理现象一类科学实验中必须坚持 “双盲”准则	(337)
84. 为什么说“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341)
85. 病态科学, 冷聚变及其他	(347)

附录 记者采访何祚庥

1. 伪科学的克星	(363)
2. “对伪科学来个大扫除”	(367)

第 一 编

总 论

1. 我读懂了马克思，因而反对伪科学*

1927年，我生在上海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

在孩童的时候，我是深受各种鬼神学说影响的。我的祖母、外祖母都求神拜佛，我进的学校，每星期六都有牧师来布道，我家里有宣扬各种“教源”的杂志，都大量地介绍了许多信奉者的“见证”，都说从信奉中获得了种种“福音”。

后来学习了自然科学，就逐渐认识到各种神鬼学说都不足凭信。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证明。

1945年，我由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在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是物理和数学，然而，为了“出路”问题，却终于选择了化学系，因为也许在毕业后可以在上海的某个小型化工厂里就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面临的局势太严峻了！我于是由一名“一心攻读数理化”的学生而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谁的救国主张更正确？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同盟？这自然而然地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 摘自《北京青年报》1999年7月30日。

在懂得了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以后，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向我们这些具有正义感的学生进行启蒙教育。他们向我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昂节夫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此书以严谨的逻辑介绍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这就如同“拨云雾而见青天”一样，使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革命的真理，我就更加渴望认识和理解这一理论。1947年夏季，我由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转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这一转学结下了我和物理学的不解之缘。

全国解放了，迎来的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春天。我一再为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社会改造的各项政策的英明和巧妙所折服；一再为唯物辩证法在应用于解放中国革命问题时发挥的效能所惊叹！但是，我又是物理学领域中的一名新兵，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物理学的关系如何？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研究？这些问题就一直萦绕于我的脑中。

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第一次提出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1950年1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理论问题讨论会，找一些青年学生座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在座谈会上，我问光远同志：“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说语言没有阶级性，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是不是也可以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

大概是因为我向光远同志提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1951年，我由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也就分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

教育处，在光远同志领导下工作。中央宣传部的职责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的前提是学习，因而我便由学习物理学转到系统地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1952年，中央宣传部成立了科学处。在该处我工作了5年。

中央宣传部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好地方。科学处的几任处长都是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宣传部还拥有文化、艺术、戏剧、电影、教育、出版以及国际政治等各方面的专家，在这些领域中发生的任何问题都不难找到可以请教的前辈。这使我们“大开眼界”。50年代初期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大家熟知的有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胡适唯心论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尽管这一阶段的讨论和批判中，有不少简单粗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是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有比较就有鉴别，有辩论就有前进。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规定之一，就在于它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我们那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高明的和不甚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态和貌似科学实质上甚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之间的区别。

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大有益于科学研究。这不仅大有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有益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很遗憾，现在有些人连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也不承认了。1981年，我在科学学、人才学和未来学的联合讨论会上有一个发言，后来整理成一个简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学、人才学和未来学的研究》，其中所批评的正是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证伪’”的论点。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学之不深，用之不活”，反而责备